

金盾丛书第二辑

零的墓穴

康焕龙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零的墓穴

康焕龙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金盾丛书第二辑

零的墓穴

康焕龙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的墓穴/康焕龙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1

(金盾丛书·第2辑)

ISBN 7-80171-233-1

I. 零…

II. 康…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4760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7 字数 879 千字 插页 8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 7-80171-233-1/1·174

定价:50.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秋天的祝福(代序)

张 策

《金盾》丛书第二辑,今天和大家见面了。

还是四本书,还是四位老朋友。打开散着墨香的书页,仿佛看见康焕龙那朴实的笑容,仿佛听见高耀峰那亲切的甘肃口音,更仿佛与朝夕相处的老门、克芬秉烛夜谈,不亦乐乎……

正是金秋,“丰收”两个字写在西山的红叶上,写在昆玉河的碧波上,也写在每一个耕耘者的满足里。我想,对于四位长期勤勤恳恳战斗在公安宣传战线的作者来说,今年的秋天一定更充实、更绚丽多彩。

其实,对于编辑部来说,对于《金盾》这本创刊已 14 周年的刊物来说,丰收又何尝不是一种愉悦和欣慰呢?

14 年的努力,今年我们正式进入一级期刊的行列。尽管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可只有我们自己清楚,每一个编辑者付出了怎样的辛苦。

14 年的努力,今天我们已经为八位作者推出了自己的专著。这八位老朋友的背后,更有一支坚强可靠的作者队伍。

14 年的努力,读者的厚爱就更不用多说,每一句表扬,每一个批评,每一点建议,我们都不能不心存感激。

如果每 20 年是一本期刊的四季,那么今天不正恰恰是金色的秋天? 春季的蓬勃朝气,夏季的五彩缤纷,都凝聚成了秋天丰硕的果实,储存起未来冬季的温馨与富足。

这是最美丽的季节了。

这是最殷实的季节了。

我们在这个金色的季节推出《金盾》丛书第二辑，不能不说是一次秋天的检阅，一次成果的展示，一件作者、读者、编者都为之欢欣鼓舞的喜事。

今年，正值北京市公安局举办警察文化节活动。从风趣活泼的警察卡通形象，到高潮迭起的合唱比赛；从意义深远的警察文化研讨会，到热烈火炽的警察开放日……警察文化，蕴含了警察这一特殊职业的团队精神、道德标准、价值取向，乃至共通的兴趣爱好，它是凝聚这支队伍、提高队伍素养的重要因素。建设它并宏扬它，无疑是形势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我们这支队伍自身的需要，是我们每一名从事警察文化工作的文化警察的职责。而我们面前的这四本书，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就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收获了，它们是警察文化长城上的四块砖，坚实、厚重，默默无闻而又不容忽视；它们是警察文化长河里的四朵浪花，活泼、激越，奔腾不息而充满活力……

砖也罢，浪也罢，四本小书的内涵似乎永远表述不尽。也许，对于四位作者来说，这书是他们前进路上的一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凝聚了他们生活的欢乐与总结，同时，又为他们积蓄了再攀高峰的力量。

因此，我只想说：继续努力吧，朋友！在层林尽染的秋天里，请接受我们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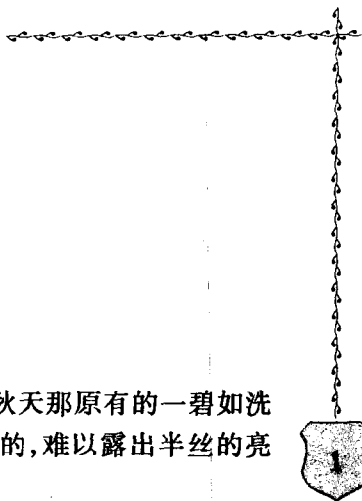
2002年10月28日

内容简介

筱叶一直在美国学习,主要学习课题是如何运用生物科学技术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回国后,她对姐姐筱帆因患血癌致死充满怀疑。为了弄清病因,她准备开棺对其尸体进行科学检验,谁知墓穴的尸体不翼而飞。作为汉代历史研究领域一颗新星的筱帆为什么会患上不治之症?她的尸体究竟又到哪里去了?当筱叶向公安局报案后并在努力寻求答案之际,却卷进了与姐姐有恋爱关系的历史学教授季矫含的有关曹操陵墓问题的学术之争。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曹操死后,其墓地葬置何处,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众说纷纭的一大谜案。在男友陈卓的帮助下,筱叶为运用线粒体DNA检测法对曹操陵墓的准确性加以甄别而寻求理论支持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了姐姐一举成名的缘由。这时,被史学界一直认为有可能就是曹操墓址的地方居然遭人挖掘。但空茫的墓地并未使盗掘者有任何收获。曹操的墓穴为何一无所有?而曾对曹操有过研究的筱帆的墓穴为什么也同样是零?二者是偶尔巧合,还是有必然联系?筱叶明察暗访,警方全力侦破。就在季矫含完成曹操陵墓准确方位考证的论文并引起社会各方人士极大关注的时候,筱帆的尸体突然被发现……当又一位不幸的白血病患者进入警方的视线后,一起令人匪夷所思的谋杀案终于露出形迹,而神秘的盗墓者也就此现出了原形。

这是一部发生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推理小说。由于当代生物科学与基因工程的发展,从而为历史研究的方法与手段开辟

了全新的视野,致使一些原本难以诠释的历史悬案被一一破解。但随之也为高智商的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本小说不仅生动表现了正义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高超的分析推理能力,同时也深刻地揭露出一些利欲熏心的伪君子为达到其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整个故事虽属虚构,但复杂曲折,扑朔迷离的案情始终浮沉于现实与历史之间,充满浓厚的侦探推理的趣味和奇异历史之谜的幽玄与神秘。



灰蒙蒙的天色，阴沉得旷远无边。秋天那原有的一碧如洗的湛蓝，也仿佛被一幅大幕完全遮去似的，难以露出半丝的亮痕。

“我想先到姐姐的墓上去看看！”筱叶坐在从机场开出的出租车上，冲着来接她的男友陈卓说。

“这……”陈卓看看她，忍不住劝阻道，“你刚下飞机，我看还是先休息一下，等安顿好了……”

“不！”筱叶不容分说地打断陈卓的话，“没有姐姐，恐怕我现在……是她给了我今天的一切，所以我首先想见到的不是任何人，惟有她……尽管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语气深深地透出一股凄怆。

“……”陈卓见她如此坚持，也就不再说什么，然后转向司机，“师傅，请将车直接开到西平山墓地！”

“好的！”司机点头应了声。

加大油门的汽车，平稳地行驶在高速路上。不大一会儿，在接近市区边缘的不远处绕了一个大弯，掉头向着一条半坡状的山道西行而去。

筱叶是四年前由历史研究所派往美国费城 H·A 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期限为一年。谁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她与该大学历史学院的一个科研小组在进行一项关于历史人物死亡谜案的研



究时，居然闯入了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即用自然科学生物工程的方法来解决历史学研究中的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这是一门随着生物科学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交叉学科。它不仅需要有丰富的历史学知识，同时还需要熟练掌握生物工程技术，以及各种相关的法医学内容。如此这样，一年的时间就显得有点太短暂了。为了能够进一步建立并不断去发展完善这门新学科，她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延长时间的申请。结果她的申请是被批准了，时间可以延长，但经费则需自己解决。尚处在学习阶段的她，几乎没有任何剩余时间去打工，仅靠为学院的教授们干些必要的零活，是难以维系自己的一切开销。就在她因经济问题而无奈之时，作为姐姐的筱帆，为她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她不明白姐姐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钱！只知道她两年前受聘于一家大型石化企业，至于她出国两年多来姐姐在国内发生了何种变化，她一概不详。但有一点让她了解的就是从一些中文史学研究刊物上她发现姐姐也喜欢上了历史，并成为国内曹操问题研究的一位可圈可点的人物。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半年前，姐姐却因患颗粒细胞性白血病溘然离开了这个世界……筱叶默默地望着窗外，阵阵痛楚不住涌上心头，时不时地抽动着她的五脏六腑，心底完全被无限的悲切之情所充满。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盘绕，西平山墓地终于到了。筱叶走下车，稍稍舒展了一下身体。一身合体的黑色裙装，衬出她高挑纤盈的身姿，高高盘绕发髻下的那张凝脂般的面颊，天然透着高贵典雅。她跟着陈卓来到姐姐的墓前，一言未发，默然地将一束花轻轻地放在墓碑前，凝重地伫立在那里。

没有生命的地方，在阴暗天色晦冥的气氛中，似乎演绎着时空的永远不在。一阵阵凛凛的清风，不时地从树间吹过，幽幽瑟瑟的吟籁，曳动着旷寥的山野，漾来几分肃穆的萧索和落寞。

筱叶凄怆地低头默哀着。手足之情的真切怀念,使她沉浸在锥心裂骨的悲恸中。一股股禁不住的泪水纷涌而出,顺着脸颊悄然落下……良久,良久,她才慢慢抬起头,凝视着墓碑上筱帆的相片,嘴里轻声喃语着,“姐姐,你……你不该就这样走了,你……你为什么就不能等到我回来呀!”她的声音如泣如诉,惨然而苍凉。

站在筱叶身后的陈卓,也被感染得深深地沉下了头。

四野静悄悄,只有随风摇曳的枯草和树木发出飒飒声响。

迎风直立的墓碑,不会有任何生命的意义,而镶嵌在中间的相片上的筱帆,却依旧留存着她在人间的绰约风姿。俊俏的面容,流丽的黑发,与妹妹一样有着遗世孤立的清雅。这时的她,似乎意会了妹妹的心境,明洁的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但那双眼睛,深邃而沉凝中潜藏着一种不可言状的苦痛和迷惘,幽怨哀戚的目光,慑魂夺魄地令人恍惚不已。筱叶默然地与她对视着,仿佛两人在进行着心灵的交流,并试图通过她这心灵的窗口捕捉到哪怕是一丁点的信息。然而她失望了。姐姐不再有任何的反应,定格的目光锁住了永久的秘密,并随她一起被永久地尘封埋葬了。清冽的山风渐渐地抽干了她的眼泪,让她一动不动地凝固在那里,仿佛被墓地同化成一尊雕塑样的,也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意识……

“筱叶,我们……是不是该走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陈卓被山风吹得有些发冷,不由朝筱叶说。

筱叶没有动,整个意识依旧沉湎在难以自拔的痛苦里。

“筱叶,你不要太难过了,姐姐逝去已不能复生,而活着的则需要倍加珍惜自己的生命!”陈卓说着,从自己身上脱下夹克披在筱叶的肩上。

好半晌,筱叶才慢慢抬起头,机械乏力地转过身,“陈卓,告



诉我，姐姐她……她为啥会这样？”

陈卓鼻翼一阵发酸，扭头将脸扭向一边。

“陈卓，你说，你回答我！”筱叶神经质地抓起陈卓的胳膊，不住晃动着问。

“我……”陈卓的目光投向那遥远天际，“是啊，为啥？谁能知道她会这样……”

“不，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筱叶似乎有些失去理智，不住地逼问道。

“我知道……可白血病……”陈卓艰涩地张着嘴，声音感伤而颤抖，“如果说我知道，那就是我没有把她有病的消息告诉你，同时在她患病期间我也没有照顾好她，所以我……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筱叶一时不吭声了，两手渐渐地从陈卓胳膊上松了下来。

“筱叶，对于姐姐的死，说实在的，我的心也和你一样难受，”陈卓至情至诚地劝慰道，“可总沉浸在痛苦里，这只能让一个人的意志更加消沉。依我之见，如果你想对姐姐有什么补偿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你所学的专业做出些成绩来，以不辜负她对你的期望和一番苦心！”

筱叶沉吟不语。好一阵，她才扬起脸，用手拭去残留在脸上的泪痕，对着阴霾厚重的穹苍发出一声沉郁的哀叹，“是啊，你说得对，大概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告慰姐姐的在天之灵，也才能对得起所有的人！”

“哎，这就对了，”陈卓说着看了看天色，“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还是走吧！”

筱叶黯然地回过头，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走到筱帆的墓前，轻轻抚摸着墓碑上的相片，“姐姐，再见了，你好好地安息吧，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相信我，一定会！”她说完后才无奈起身，一步一回头地极不情愿地跟着陈卓离去。

出租车颠簸在返回的山路上。陈卓见筱叶依旧沉浸在对姐姐怀念的意绪里，也就没去和她说什么，悄然地将目光投向窗外。山间的树叶已经开始泛黄，虽然潮润的天气并未使它干枯，但那可怜的柔嫩，在这灰苍的气氛里多少还是给人平添了几分沉重的色调。

陈卓和筱叶是同届但不同班的同学，两人又是一起被分配进了历史研究所。共同的专业和爱好使他俩走到了一起。就在筱叶出国前，两人已基本确定下了朋友关系。四年来，陈卓在经济和其他方面并没有给筱叶多少帮助，但筱叶却一直没有责怪他，始终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遗憾的是，当筱帆患上血癌后，他一直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筱叶，直到她去世。其实这并不怨陈卓，是筱帆怕耽误筱叶的学业，强令他不许这样做的。为此，筱叶差点与他闹翻。好在他手头留有筱帆最后所写的信件，他才得到对方的原谅。所以才有了今天筱叶一下飞机便让他随她一起来看姐姐墓地的这一幕。

汽车开始进入市区，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陈卓从窗口收回视线，见筱叶两眼怔怔地盯视着前方，目光犀利和坚毅。他正想问句什么，筱叶开口说话了。

“陈卓，我想打开姐姐的墓看看！”她没有转脸，冷峻地说。

“你！？……”陈卓被她这句突兀的话惊愕得一下瞪大了双眼，“你说什么？”

“我想打开姐姐的墓看看！”筱叶冷静地又重复了一遍她刚才所说。

“你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陈卓不可名状地望着筱叶，“你是不是患上掘墓的职业病了，居然……”



“这……也许是吧!”筱叶若有所思地吐了口气,“因为我是学此专业的,所以我想知道个究竟!”

“好了,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陈卓打住她的话,“你在美国挖掘一些名人的墓穴是为了解开和澄清历史上的某种悬案与疑问,还客观事件一个真实的面目,可姐姐她……既非名扬世界,更谈不上留有历史疑问,再说她患白血病在医院治疗半年之久,病历齐全,尽人皆知,难道能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存在吗?”

“是的,你说得不错,”筱叶称是,“可我……大概除了想看看她的遗体外,总觉得她不应该就这样死去!”

“你不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是大脑出了毛病,”陈卓觉得她所说的实在没有任何道理,“想看看你姐姐的这份心情倒可以理解,可现在她的尸体大概已经开始腐烂,你又能看到什么呢?再说你觉得她不可能患白血病而死,那么她究竟应该患什么病才是?”

“……”筱叶顿时不语了。也许是自己想多了,可她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有种异样的东西在驱使着自己的灵魂荡动不已。不知是自己职业习惯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在作祟,还是姐妹之间原本就有种心灵感应在不住地召唤着她,总之让她驱之不开,挥之不去。

陈卓见筱叶不再说话,知道她那种怪异的想法已被他驳了回去,便借机因势利导:“你现在学业有成,我想应该做的是用你所学的历史生物科学来为中国的历史研究作出一点贡献。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遗留的文化之谜可以说数不胜数,这正是你理想的用武之地,你可千万不要只为你姐姐一个人的死去如此牵情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理想!”

“是啊,”筱叶不无感慨,“我是要用所学到的东西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你知道,我怎能会一时忘掉自己的姐姐?而且是实



在想不通她这样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患上白血病？”

“唉，你真是个‘一根筋’，我就不明白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既然你如此愿钻牛角尖，那你就去弄吧，我想兼修过法医学的你一定是读过病理学的！”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当出租车在一处交叉路口的红灯前停下后，筱叶改变了话题，“能不能给我介绍下姐姐的情况？”

“这……其实我对她也了解不多，”陈卓为难起来，“由于各自的工作都很忙，我们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仅是在召开学术会议时，彼此才对对方的观点有所了解，而在生活和其他方面则可就知的甚少！”

“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筱叶并没有去强求。

“噢，”车子重新启动后，陈卓稍稍打开一点车窗，“你走后不久，你姐姐就从报社跳槽到天河石化公司，开始给总经理沈伟宜当秘书，后来则与该公司企管部的季矫含教授合作发表有关曹操问题研究的论文，结果后来一步步走红，没多长时间居然成了国内曹操研究的知名人物！”

“她是学中文的，怎么会在历史研究上出人头地？”

“是呀，这我还有点奇怪呢？”

“再说那个石化公司，怎么会有个研究历史的教授？”筱叶着实不解地问。

“据说这个公司的沈总经理非常喜好历史，所以特别从东都大学将历史学院的著名曹学专家季矫含调入该公司，并给予鼎力资助，以期借助历史之道来推动整个企业的发展！”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筱叶点头思忖着，“那姐姐是如何成了明星一级人物的？”

“这我就说不上，让我看大概是与傍了季矫含这样一个权威人士有关吧！”



“唔……”筱叶倏然噤声，不由地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天仿佛阴得更厉害了，不时飘来的雨丝，纷纷地洒满了车窗，车窗外的一切景致全然变得像幻影般地虚晃起来……



二

“矫含，你总算又找回了自己的感觉！”沈伟宜拿着那本国家一级学术刊物《历史研究》，看着自己的名字又和季矫含并列一起清晰地印在那篇《曹操墓之研究》的标题下，情不自禁地朝送来刊物的季矫含说。

“是啊，可我……”季矫含带着难言的歉意站在沈伟宜面前。他身材瘦高，说话时那温文尔雅的神态更多了几分沉静文质的书卷气。

“过去的事情，我看就让它过去吧，”沈伟宜拿开眼前的刊物颇显大度地说，“筱帆之所以能成为学术界的明星，除了她自己的精明外，当然完全是依靠你的学术成就和提携才走向极点，只可惜……想不到她竟会这样英年早逝！”他的话语间无不透出浓浓的痛惜之情。

“不不，是我……我不该和她……”季矫含竭力想澄清他与筱帆的关系，可他在沈伟宜面前无论如何都难以说清楚。因为筱帆是沈伟宜好不容易才选中的女秘书，但后来由于她钟情历史，结果则非常自然地和他走到了一起，而他又因与妻子早已离异，两人的关系就此特殊起来，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准确无误的恋爱关系。毫无疑问，在此后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中他便自然而然地将筱帆的名字排在第一位，致使原本想借助他的名声来推行以史治企的思想和成果的沈伟宜猝然风光不



在。所以面对将他从研究课题少、经费也不多的仅是教教书而难以出成果的学校调到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型石化企业,并给予优厚薪水,还提供充裕资金来全力支持他的研究工作的沈伟宜来说,用如此手段夺走他身边的女秘书,无论怎么说都显得有些不太道德。好在筱帆现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总算消除了他俩之间因此而存在的心照不宣的敌对感,才让他又回到了沈伟宜的身边。但对以前所发生的一切,毕竟是事实的存在,他就是有一千张嘴,恐怕也无法推脱干系。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沈伟宜表示理解,“但不管怎么说,筱帆的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损失,特别是你……”他说着站起身,踱到窗口前语气重重地说,“一定很是悲痛了!”

“……”季矫含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来。

“既然现在筱帆已去,你也知道,死人是不能复活的,我想你应该节哀顺变,走出痛苦,继续全力抓好研究,以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你说是不是?”沈伟宜转过身凝望着季矫含问道。

“是的,是这样的。”季矫含赶忙表态道,“沈总,我决不辜负你的期望!”

沈伟宜认同地点点头,然后举起手中的刊物指着上面的文章,“你这对曹操墓的考证研究……”

“沈总,是这样的,”见沈伟宜将话题转移到历史研究上,季矫含暗自松了口气,“我们以前所研究的都是有关曹操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及军事等问题,并还发表了一些有关他文学才能的文章……”说到此他不免有些口讷,因为正是筱帆借助这后者才离开对方而投进他的怀抱的。但为了能够充分证明自己研究选题的严谨性和正确性,他不得不提了出来,“由此可见我们对曹操的研究已经是够全面的了,现在如果再在这些领域作文章,不